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十七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書牘

上張中丞論禦賊事宜書 乙亥春三月

伏惟閣下以方叔召虎之才，當明天子左右之寄，出鎮舊京，作牧揚土，值狂寇南窺，淮西不靖，而閣下親總元戎，出臨江外，使賊氛阻遏，瞻顧不前，凡三吳之民，士安於室，農安于野，無犬吠之警，皆閣下之明賜也。子龍海濱之鄙儒，無一長之可錄，而閣下過採所

及弊栻驗情嘗自悚然莫必所效方今麾旌在郊躬擐甲胄而子龍又不能率艮家之子結奇材之客効命旗鼓之前退而自思生平所習書傳所記保疆弭盜之方黍之當今地形時勢誠有合者故敢獻其區區之說惟閤下有以採擇焉方流寇之在廬鳳也勢逼江介然以閤下之威名長江之天險雖江南之婦人孺子皆知其不能南渡也今寇雖稍遠大衆在豫然豫之村屯小邑皆已殘破其名城大都皆已設備其勢不能多掠而西北勁兵蹴之於後雖江南之婦

人孺子皆憂其南下也而愚以爲不必憂夫我所患賊者食多兵勝耳但令賊以數十萬之衆饑困於中原挫折於官軍不得已而南下則必殘敗離散之餘爲乞活之計耳是天欲以大功授閤下也昔者　毅皇帝時流冦之南也覆没於狠山之間議者以爲適有天幸愚以爲不然雖無大風不能復振何則彼困殘敗離散之餘也何況當時在事者皆庸夫儒將又非今日之比哉雖然事不可不豫集謀不可不豫定　朝廷以討賊之事屬諸道以守江之事專屬閤下此勝筭也愚以守江之

事在江以外者有二在江上者有二在江以內者有三請得而詳論之其一曰屯重兵於北岸自古稱守江者守之於外不守之於內南北所轄勢既相錯事仍一體皖桐而下瓜儀而上地亘千里要害不過數處昔吳人築城於皖舒立塢於濡須而李椿亦云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尾梁濡須巢湖北峽皆要地也以今賊勢若作渡江之計非西出皖城東趨維揚則中窺歷陽然以愚觀之維揚財賦重鎮設備已久且賊衆在西未必東犯若大兵逐之計必復掩皖城蓋進可扼吳之上流退可

隋逝斬黃爲遷延之策若不出此必直趨歷陽以襲金
陵昔呂範從孫策破廬江還從橫江東渡下小丹陽而
蘇峻之反也亦從歷陽襲姑熟韓擒虎之南也亦繇
橫江以濟我師之取釆石也先收舟師於巢湖繇此
觀之渡江之勢未有便於歷陽者也援兵繇麻黃以
至安慶者愚謂莫若留之以鎭上流蓋期于控扼使
賊易殲耳不必以趨戰爲功也又當擇道將之能者
總江南之勁卒出鎭歷陽外控江淮水陸之衝內爲
金陵藩蔽二地既有重兵三吳之民可高枕而無憂

也其一日集淮右之流亾夫賊之周行天下而愈衆者非他從之者多也破城邑掠村落其遺民之屋廬燬矣妻子亾矣旣無以自存而官又無以撫綏安輯之則其勢必至於作賊故流民者流賊之資也即不作賊而流徙僑居其故鄉之井牧里閭不可復識事雖平定猶爲數世之患今江北殘破州縣不下十餘其民之未死於賊而無以自存者何啻數十萬若扶携東渡則懼藏奸間勢不可納又不可拒莫若速檄兩淮新撫就近早擇良吏脩治殘破州縣安插流民

不特江南無就食之憂而淮西赤子惕於憯禍保聚必嚴亾羊補牢豈非明驗此二者愚所謂設防於江以外者是也其一日分信地以結營壘夫江州而下以至於海沿江戍卒散在諸郡平時出江哨探特名而巳非有聚屯一二萬人守要害也今賊在楚豫爲我吳患在楚者恐其順流而東在豫者恐其盡由淮右則莫若駐勁兵於九江池陽之間使楚賊東下則合皖桐之兵以拒之豫賊南窺則繼歷陽之甲以禦之此形勢之至便也昔虞允文之拒金人也亦語陳

康伯以駐兵江池之間若敵出上流則荆湘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于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之軍出無爲是一軍而有兩用也以勢言之攻今日之事也至於沿江之守恐賊暗渡尤不可不密似宜與府京操巡畫地而守險峻之地戍卒量減平坦之區防禦增設守江之兵尤宜專一如王霆所云創屋於江岸以居之而又置瞭望於高山明斥堠於北岸使先知賊出何道則舉烽集衆厚其兵力矢石火器臨以擊之使其進退失據何賊不殲其一曰練舟

師以任衝擊失賊之渡江也大約掠民船以載耳非
必具戰艦也水戰之法敵舟大者以小舟繞攻之敵
舟小者以大舟衝盪之今江中原設黃鷹沙鐵等船
雖非巨舸苟加練習亦可任用昔虞允文采石之戰
以海鰌觸敵舟舟皆平沉其轉戰京口也以戈船爲
不足復脩馬船爲戰艦卒賴其用此今日之急務也
又敵之渡江必先據州渚以爲固而我之守江也必
屯兵洲渚以爲伏今江中洲港最要害者如長楓夾
荷葉洲陳家洲白鷺洲太子洲之屬皆平時水盜之

奧藪勾接外寇必繇此等莫若先行掃除屯兵戍之隨復團結魚業水手舟夫蘆丁多聚弓弩火器此唐齊守建康法也無事則與岸兵會哨以壯聲勢有事則出奇兵以資控扼勢既聯絡防禦自固此二者愚所謂設防於江上者也其一曰脩兵政以壯內地夫

明旨所諭江南民不知兵欲令鄉鎮閭閻各自團結為根本計至深切也但江南賦役煩重民困已極且風俗散薄既無暇日以脩其事又無同心以應其求此令雖行徒虛語耳議者又欲令薦紳富民各練

丁壯愚以爲其意雖美其法未善夫兵欲其聚者欲齊其步伍擊刺之法也且使兵習其將將習其兵也今薦紳意不急公而富民畏於多事其肯應者鮮矣即有應者所習不過十餘人一旦有事豈能合數家之兵而用哉今夫郡縣之額兵大都老弱居半耳若能試其技勇汰其無用不取市井遊猾而募鄉民之勇而無田者補之使廉勇之士爲之統率一去向時花鎗走陣之套習淮以比試步作爲主習之有常必成勁旅矣至於射者六藝之一尤君子周身之防也

苟人有長技雖遇喪亂猶可自脫何至糜爛耶且射
者君子以爲藝小人以爲戲固人之所樂從事也其
令郡縣約立射法凡博士弟子以及鄉之俊秀武夫
小民各自爲偶而官以暇日較其勝負而賞賚之其
薦紳富民之好事者令其懸金以聽能者之自取如
是則郡縣嘗有數百人善射者也一郡一縣而嘗有
數百人善射則賊必有所畏而不敢犯此無兵之名
而有兵之實也其一曰嚴保甲以絕姦詭盜聞寇之
破城邑也多用間諜已奉明檄無不嚴閼但江左浮

華之地游食之徒椎埋之子散在市井雖在平時猶
宜驅擯今一聞賊耗頓足相賀廣布流言望賊之來
如望雨焉此等之人皆欲爲賊間諜者也今設守關
之吏下挾持之令求異言異服之人而獲之不知爲
賊用者豈必秦晉之劇盜楚豫之奸民哉所患更在
土著耳誠能嚴設保甲約束戶口使郡縣之吏朝而
坐於堂上凡十里之城萬家之郭街巷井臼如指諸
掌奸詭之民無以自藏雖不用譏察彼非常之人何
所投足哉如此則民心齊一賊無嚮導必無中變之

患矣其一曰拯貧困以固根本今江南之民困極矣有死于催科者有死於縣役者有死於饑饉者有死於汚吏之攘奪者有死於豪家之横逆者十年以來雖素封富室皆已蕭然至於貧困不保朝夕今愁霖浹旬荍麥敗爛而搥撲愈急兵事紛紜民之思亂十室而九殆在門庭而人心如此揆之往古未有不亂者前閣下有緩征宿逋之旨歡動百姓而下所奉行未能如法惟閣下斷然行之嚴勅屬吏禁火耗之嘗例絕差役之下鄉設賑饑之法行平糴之術內難不

作外寇何憂凡古之大聖賢人咨嗟告誡未嘗不以
民心爲本而在今日獨爲迂論此愚生所不敢信也
此三者愚所謂守於內地者也凡此七端皆儒生之
固說非有奇論以閣下之明智誠一所以保釐南土
者非小人之所能測而寇盜未全殄民生未全安者
予龍不揣敢有進焉夫居節鎮之任處方岳之位當
其無事則優游撫綏其民以奉　天子當其有事則
不能無所變通以濟緩急方今外之所急莫甚於將
內之所急莫甚於吏夫唐之方鎮所以兵强而食足

者其將士皆能自擇功成而請於朝命故所任必良也今雖不能以意行然 主上所以任閣下者權不爲不重矣外自大將而內自方面之吏皆可一言而更置今夫將之懦敵而吏之殘民者不可謂無其人矣惟閣下詳察而斷之耳至於三吳多才之地凡謀計之士武健之徒可備幕府之用者當收而試之不宜散之在野異日事定功成閣下入掌樞密參佐之英部曲之選皆得拂擢以自見雖佐 主上東掃奴西收奎亦有餘矣子龍草澤冗品冐眛獻書不勝悚

懼

上張玉笥中丞 戊寅

冬寒凝固伏惟道履安吉狂胡內侵蹂燕攻趙踩躪之慘幾遍河朔　神京阻絕不通聲問者兩月矣凡在率土罔不憂憤莫知所措剏明公忠孝性成匡濟宿抱又當連師之任有保釐之責枕戈投袂更何待言自當糾合義旅尅日渡江以紓君父之急然以愚計之宜先購敢士或從海道或從山右入都探問使聲息稍通則人心自安訛言可息且可為進兵緩急

之計至於江東根本之計尤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夫
江東　王業所興之地而財賦之藪也又不幸有富
饒之名故有備則能稱雄於天下而爲　國家不振
之基無備則爲芻餌而足以動姦人之欲今以方千
里之地環江海之間困於厚賦疲於重役不知幾年
矣又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未恐爲亂者以
祖宗休養生息之恩及明公撫綏噓育之德耳然
今者虜騎日南流言四起兇氣東下烽火殷江內則
薄暮探丸劫人於市攘臂偶語睨視宮室往在見告

夫小盜爲大盜之招內寇爲外寇之導早則鞭箠使之而有餘遲則干戈取之而不足其勢然也天下之事當其未然而圖之則有不信之患當其已成而爲之則有不及之憂今三尺之童莫不知其亂形而幸於變之未作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此其時也況明公以明世之英濟時之器適當其會哉予龍受知深厚不敢默默同於衆人謹疏四端以塵淸晏極知庸陋庶幾土壤之益焉一曰脩吏治夫設官分職以爲民也今之爲吏者催科聽訟猶曰不得已焉至

於不情之應酬非時之期會皆可已而不已計其一日之間勞形疲神而問其用心於地方者葢亦寡矣非不肯用心而勢有所不能時有所不暇也月廢一日之功則所積已多而況當日不暇給之時乎今江左十郡之間所當脩備興革者料明公皆洞然於中而尤莫若令郡縣各疏其急務討論既定次第行之以觀厥成必期寔可以捍災禦變息亂安民而無取於文具至於詞訟之可省者交際之可減者皆當痛爲裁抑以展餘功明公康濟爲懷身先率下凡司道

州郡孰敢不遵必不以簿書祭謁妨損功實也二曰察民情今江南之亂蒴果安在哉奸民倡之於前而饑民隨之於後也今之洶洶而語難者率惡少年耳非饑民也若冬無雨雪則饑民之患乃在明年四五月間苟既無重罰以遏奸民又無積備以惠饑民則亂成而不可解矣今須法在必行凡遇城市鄉鎮結黨焚掠者立誅無赦而令郡縣脩立常平廣儲米穀彼小民見倉廩盈溢方且安意幸慰奈何從奸宄而試法哉王文成公之救荒也曰饑民必救亂民必斬

夫惟饑民之必救也是故亂民可得而斬矣此恩威所以相濟也至於脩治堤堰鑿浚塘濼假貸牛種招集流移使明年歲事有成雖驅之不亂尤爲治本之計三曰設守禦愚觀寇起以來江北諸邑皆以有備而存無備而敗大概可覩見今江南郡縣類皆有城然濠之深廣者鮮矣濠不能深廣而有羊馬城砲臺者尤絕少矣城外有高崗大阜邏譙浮屠可以內瞰城中者往往見矣至於樓櫓箭簾鈎鎗巨斧之屬爲守城之具者皆當豫備火藥則多蓄之井泉則多鑿

之蓋行於無事之日則可以精詳而漸舉精詳則器足用漸舉則民不擾何至卒然有變而四顧無所恃哉四曰蓄武勇夫材幹膽力不擇地而生謂吳人柔靡者非也闔閭能用其民抗衡上國孫武齊兵勢爲權家之祖其後桓元子稱北府兵可用北府即今潤州也唐討叛藩每用宣潤弩手至我　高皇帝應天順人不可以常情論然所以西摧勁漢北討强胡率皆吳人也孰謂吳人不可用哉蓋磊落非常之士固不可多得至於勇悍善射或任俠負氣不爲鄉曲所

容混於耕釣之中者皆當收而置之幕府不特可資群策亦以陰消亂萌至於防亂必當增兵增兵必當益餉餉既不可得則莫若汰老弱而揀精銳以所汰之餉厚所留之兵令郡縣正官延募教師躬親訓練必期一可當十又或以暇日懸金賭射如李抱真之於澤潞种世衡之於青澗自然人漸習兵家有捍禦至沿海衛所邇年抽調一空鋒銳銷耗皆當特命彊敏文職比試世弁選練軍餘使爲內地之援又三吳澤國陸戰十三水戰十七今方時絀不能分置二軍

仲謀諸將所云上岸殺賊洗足下船固知水陸可兼矣脩戰艦習舟師誠當今之急務也此四事者皆明公已經舉行條教諄切而沿習既久人無遠猷事關錢穀尚爾奉承一係地方未免掛壁此皆工於身謀何嘗一爲民計即有賢者反笑爲迂今欲振衰舉廢必須綜核名實凡事盡力何憂不成近者又聞流人意窺江表至有二三爲群僞託商販或附漕艘潛蹤東渡者若此問果真則譏察非常增置尉候亦不可緩昔有唐涇原之變韓晉公在江左築城積粟脩立

壁塢耀兵江上運米入關　先朝也先盜邊　朝廷
復以周文襄巡撫舊京內戢黎元外資輓運此卽蕭
何寇恂之功也今明公任寄同於昔人進則有戮力
共弊之勳退則有保境固圉之責狂瞽之言無當萬
一聊自負於九九之見或不以人廢耳前承專使賜
以水利全書經緯條悉區畫精審水學復興民免昏
墊皆明賜也徐相國農書纂錄呈覽治水明農同源
共貫欲求强兵必先治賦如其書足傳爰命下客衷
潤梓行之何如

再上張中丞　戊寅

前審閣下出鎮潤州耀兵江外遠震寇志內消亂萌衽席三吳民受其賜至於厲兵入衛我武奮揚既已氣馳伊吾之北而　廟筭以根本爲憂抑而未許今聞逆奴破濟南蹂躪魯雲亭玉簡乃染胡塵洙泗講壇翻施龍帳覩其狠豕之意乃欲綴我援師於南而陰圖射天之計逆謀詭志其機甚深今勁兵北首固爲顓長而犄綴南服實非早計恐春水未生河淮清淺未可恃也夫兵有形有聲形欲藏之於不見聲欲

示之以先知江南兵力止及困圍而奪人之聲在於進討討虜中嚮導多是北人未測東吳虛實重以閣下威名遠播九域所欽此時躬提勁旅佇節京江多其旗幟詭以更番號稱數萬聲言尅日濟師雖大兵止於境上而流傳遠近一則寢狂虜南牧之心一則壯兩淮後繼之氣所謂以進爲退以攻爲守以虛爲實亦權家之所尚也閣下沉幾先物妙畧通神格天之勛緯然度內豈伊愚蒙敢參末議特以閣下虛懷茹納芻蕘不遺而子龍受知極深故忘其鄙陋瀆塵

清覽今有一事上係 朝廷之命脉下關江左之安
危敢佐箸籌以俟採擇夫度支所給半仰東南之漕
而汶濟之間胡馬充斥今自江以南漕艘鱗集有司
以速兌爲安漕規以趲催爲事若依限而北竟齎盜
糧如稍緩交兌各郡地方萬一邀 天之靈狡奴遠
遁廟堂必以擔誤漕期見責郡縣方今主計之臣但
守規局不識變通止顧一巳之苟安不察天下之大
計每每然也且漕船四五千便有漕卒五六萬所過
之地鷄犬不遺甚至劫盜縱橫莫敢誰何若久留內

地甚足生變其勢如此安可但如每年背例而不爲
之區處乎以愚計之唐自開元中裴耀卿建武牢維
口諸倉以便節級轉運劉晏之在江淮凡揚州河陰
渭口在在設倉遞運宋人之漕於汴也亦立轉般倉
於真揚楚泗諸州　明代之於淮安臨德通津在在
設倉者非獨以節勞逸便支運亦以防意外之變如
河淤路梗之類也今爲有司之計惟有速行交兌以
免地方騷擾之虞而閣下宜與漕撫朱公商推安頓
漕米之策一面具題一面便宜從事令各衛弁或於

瓜洲或於廣陵借定官倉民房若月內北信不減便
應收歛而泊空艘于江南其諸漕卒或量留守倉而
散其餘歸衛或統以大將屯之要地以爲兩淮聲援
行糧即是軍需衛弁便爲將卒俟虜勢小退晝夜儹
行亦守財弭亂之一道也若以起剝不便恐滋侵漁
耗折則繫泊江中既患於風浪卸尾內地又懼生他
虞莫若豫於常鎮地面擇一空曠容蓄之區如盂瀆
之類聚諸漕艘檄督糧道親自彈壓畧行軍中之法
使漕卒不得無故離伍則內地可以安枕而運道一

通飛輓如故苟搶攘未定則此米仍在江南尤爲至便之計也又聞虜在山東土人從之者甚衆即虜退之後咽喉綰轂時時可慮遠覩元季大爲寒心雖
聖明御宇無煩過憂而臣子忠猷何妨深計如海運故道若王敬所潘冲庵諸公之說亦宜預爲講求或有可用之時其功非細閣下忠貞天植匡濟淵深凡屬綢繆久已經慮于龍不勝杞憂累冒尊嚴

與陳眉公徵君

去冬氷雪之會惝然北征而先生惠顧慇勤弘以錫

類每懷不遑隨念明德留滯京邑塵坱紛馳倏焉半載未能飛尺書於谷口乞片言於松門懷人望古徒託晨風而遡流光也兩獲南問知道體違和旋膺勿藥之喜夫霄客冲霱而子房稱病西聖寂虛而維摩問疾固知事關形器不係神明參苓雖非上藥恐亦高齡所宜聞先生概却湯散專意養靜是雖至道淵微不妨稍資艸木以相引輔也子龍受質闒劣文質無底辱在先生裁量之內弊嘆彌縫十有二載雖施肯磽土難望滋榮而託羽翰飛分其迅疾茲者幸採

九品之評將爲百石之吏政宜策其駑下以遂蹄來
而私心惶惑竊有所請夫抱獨往之志者在於守道
弘命世之規者在於濟物二者小大必有攸分故嚴
正自持身易亢折宏通廣運必藉委蛇然亢折者一
往而共量其心委蛇者多方而始全其妙故直躬而
逢難徒有令名曲濟而無成更貽世笑繇是觀之自
非知幾達權之士不敢解繩墨而擯神化也子龍奉
教大賢自持約束而未嘗學問神守躁淺既挾稍生
踈誕之性而又懷元禮是非之心蹈世末流必嬰多

咎意欲思問任之戒守老氏之言退棲衡門永爲冏
稼雖無當高趣而實協鄙懷先生迫庶之資語默中
道審時量才其必有以教鄙人矣夙昔知己書不盡
意

與鄭超宗 丁丑

遘閔疾作比至廣陵遂至委頓一身聊然非足下挾
醫見治且不測渡江來十五六日舊苦始盡然别病
纏綿今不得往也去年在京口三日見風土極開美
又畝劲可居足下移居果否謝幼度問居無爲以垂

綸為事頗稱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得四十九枚彼江左英物猶寄懷此等何論吾輩腐人終當避之前足下許我十月過徵君山中何遽然也弟爾在卿寺惟讀書差不滅餘無足言顧沖庵司馬貴郡人在遼左有功名其集可得否其後人方顯貴足下必能致之

上吳鹿友少司馬

子龍之得奉教於左右也實在癸酉之冬以僕邀無知之人而執事進而與言終日不倦此孔氏之善誘

士元之拔十所以長養人材而澀及於下賤者也然私心輙自喜以爲受知於當世大賢君子雖妍爵之榮不足過焉嗣後執事出鎮太原秉鉞雁門北拒六蕃西守黄河中清劇盜三晉之民出水火而安井臼者皆大賜也而晉之薦紳先生託於謳謠頌盈途雖鄭人之歌子産周人之慕召公何以加茲近聞執事自經節南還頗堅東山之志然而　聖心之眷注不可不酬海内之想望不可不慰恐非執事高枕之日也　天心厭亂　明主求治皆至急矣自非天下

英俊何能戡定禍亂以臻太平非執事其誰任哉愚觀方今之患不在虜寇而在民怨其上自古未有挾怨民而得濟者也而主兵司討之臣皆偷安一切以塞責無一念及于生民者所在旱蝗赤地千里而因糧濫地多無名之求掘山鑄幣聚不逞之輩幾何而不驅之亂哉至於善治國者必使國體嘗尊而後紀綱可立自正朝廷以至於御四夷莫不繇此也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國體一失不能復振賤妨貴小加大夷狄乘中國賈生所謂方今之勢猶如倒懸而大臣

欲冀旦夕之安以出於必不然之下策此何說也夫
明主可與忠言而執事又　主上所最信重故凡有
識者莫不願執事馳傳　陛見先以結人心尊國體
爲　主上言之然後退而收攬豪傑克詰戎兵以執
事之才而虛心延問天下之士孰不願爲執事用者
因以盪滌潰池綢繆九塞于是爲　主上分邪正之
界息玄黃之爭顯忠遂良黜幽屛媢使　主上之名
過於唐虞而執事之業光於皐稷豈不偉哉于龍驤
士也又伏處苦塊之中不宜聞天下事然觀范希文

奉諱而以萬言書干宰執乃知古人之好進其言如此也今子龍之欲獻於執事者非獨萬言之可盡而趙君言旋甚迫故畧述其概耿耿之愚何時磬之

與吳恭順國華　丁丑

結駟上都得侍言讌愛顧之隆有踰懷來至若歷杯酒之從容商文史之委曲涼飈抗發明月忽傾當是之時雖援筆於臨淄之館分席於季倫之座不是過也君侯學以性成縱體高妙經緯被於　朝右音徽永於世家思慮所餘留情柔翰遂已凌躒睨代方駕

前脩豈非天然超越雖有晨風其能競疾耶子龍嘗謂前周後漢同號郅隆不獨政教威儀飾其光盛亦繇周公吉甫之章揚馬班張之作足以叙爲模輝懿烈耳　國家休德暢於姬劉嘉隆以前代有卓爾之彥嗣是而後非不斐然無關大雅矣子龍不揣雖在短褐之中妄思盛業謂當有寄亦嘗廣出谷之求效采風之聽天下雖大而薦紳艸莽聯鑣擊轂不過數人數人之中氣雄志大超然黨輩者惟我同郡李生雯耳李生姿禀卓犖剛峻自命及其綴辭遣筆則斕

若雲霞駿若龍驤天矯明逸實殊衆觀至於抵掌世
事竹素所列便可欣然斯眞大邦之彥三吳之良也
而生世不偶尚稱經生父仕將作爲時所搆七載戍
邊今李生以　朝廷方施祝綱之仁棄瑕錄瑜遂懷
隨書策蹇衛詣　北闕下上書　天子欲代守一亭
障奮身匈奴爲父贖譽未知　天子能憐而許之否
然其志亦可悲矣夫士不貴千金之璧萬鍾之位而
貴一事之援一言之重此季布之當困危虞翻之稱
知已也君侯貴則上公才爲世望所謂聲非加疾其

勢使然能一托布衣之交爰示提挈之旨使通邑大都知有李生其人乎若其辭章瑰麗九牧所希諒君侯自當虛客右以待之也子不能獲罪於天自出都門慈幃見背推爲之物視息無知然猶欲勉自奮厲羅百氏之見聞纘兩京之歌頌秣陵近在江左綱羅較易金臺遠隔幽朔徵實爲難君侯與聞國政家有賜書凡列聖之憲章諸曹之掌故山川風物之異街談巷說之餘若有存焉幸爲投寄其或志存濟澤道慶風雲陋此紛紛滋其鏤刻此則君侯之壯思非

鄙人之涯分也新詩一册聊塵几席亦猶魚目之托
隋珠願彼分光忘形其醜矣伏惟垂亮不宣

答萬年少

自甲之春訖丁之冬中間千有餘日雖山川間之干
戈繼作然渉河梁以抒懷望雲龍而不見每當遙夕
未嘗不明月欲墮也流人作孽淮西榛梗屬聞足下
遭太夫人之戚欲將之介而群儀嘅嘘如使絕域遂
使古義墜廢至今罪戾極深便應斥絕而足下尚推
夙昔遠使猥辭告哀戀悵徇鄙人之薄而君子之厚

也春夏僕僕京華趨走朝貴之門俯仰輿臺之側生平意氣不勝搖落奉諱以來愁疾交侵昔時風流何可再問弟年已及立足下又稍過之嗟竹素之難期望丹砂之可學能不愴然耶足下姿制朗逸才情雄麗孔嘉之樂其事多端至於朝吟繁欽之詩夕誦相如之賦鳴琴在堂風人所慕矣又聞遠宗伯鸞卜居吳市使後世繼士衡吳趨之篇者增此勝流何其盛歟

答方密之

京華逐逐南風多警未得便郵抒其情愫自莫州閏
訃奔逝之餘病幾委篤抵廬之後哀痛小定即從李
子問足下近狀李子云密之近有信來在金陵甚豪
頓躍馬飲酒壯士滿座或引紅粧曼歌長嘯殊自快
也因出足下詩文二編讀之我因謂李子曰密之良
苦非能全其天者我於詩文知之君不見千里之馬
乎方其在山澤嚙水艸悠然自適也然其心未嘗不
欲備法駕而鳴和鸞者不然胡爲長鳴哉密之名家
盛年多才負氣又當世亂不能爲 人主建一奇立

一策故不禁其言之頹激而恢蕩也足下與李子孫
子周子輩皆落落惟弟幸通籍未初意欲上書言事
稍發其生平之見而纔入初夏告密紛紛清流之禍
幾在吾黨弟之不肖亦爲異論所指一二有識告弟
以爲子上書而不指政地不破黨論則爲危言若言
之是挑邪說而以子爲東南遊說也子不足惜而憂
且在世道以此左瞻右顧終至隱忍同郡李子徐子
輩貽書未嘗不以庸人達官相誚嗟乎弟雖有不得
已而實緊懦怯豈敢辭艮朋之責哉天下悠悠安往

而不得膚入達官此段何堪爲他人道惟與足下一言欲足下知我心耳一涉人事文史荒蕪郎中吟咏僅成百章既無沉鬱之思又鮮明遠之致孤吟寡酬增其搖落矣近者治喪甫畢頗欲事此而送迎箋札時時見奪又李子持尺劒上書北闕下去矣惟得一宋生朝夕差自䃺切驚其少年則鋭弟有師老財匱之憂恐難爲敵也

答歸德侯朝宗

吳梁遠隔淮甸榛梗而使者遝征冬春跋涉埀郵深

至術念如結曠遠以來日月迅邁嘗思揮馳引領晨風忽蒙誨命情采交溢展側披省神暢志馳特辨所之言罔遵涯分使翰墨徒費玄鑑失照耳當今時值中天運非百六而長蛇薦食飛蛾弄兵嘗使志士終夜結憤艮以衣冠之子鴆毒稱年若同養物即有清整自持風烈可論者都於世事不復關懷雕繪蛾眉以媚俗儒而已此猶執土牛以祈應龍之澤欲求菀茂焉可得耶又有位脂韋向上所好託於綜核無解纖苛雖塵坱之微不復能益度外至使調元酌化之

地如百石小吏繩刀筆較斗筲易稱負乘詩咏縫裳良有以也　主上神謀淵斷遠符　聖祖渙號布令欲希非常而庸人之論紛然在前保殘守缺便於因循雖有騕褭何所展其駿足耶徒使觸望風尖者瞻天衢而鬱悒也足下氣雄年妙漢朝門閥不下揚袁厚積資學尊主庇民豈曰赵在艸莽乎曹生有云肉食者鄙耳有述之寄立言爲末今之鏤刻又不足爲言然而採珍敷藻古哲所重何則嘉謨偉行賴文而爲文之淋漓足以動激斯亦匡世宏道之助也中州

神輿之秀奧氣際和淑英人毅士代有接踵今足下鸞峙舊梁羣從之羽翮林殷谷矣吳下僻在海堧然自孫氏立國以來文獻日盛秀偉相承光於中夏近之後裔頗多斐然吳郡鄞州均有俊士然吳郡號宗惇實意主楷模鄞州追希英邁志存扶濟雖在同幹不無異枝昔人論潁汝之優劣未知何爲也州里諸賢足下所稱譽或太過又束帛久遲多在岑寂無以發揚其意然亦一時之儁矣某之疎傭僅守門衡雖與徐葛同學恐是州從事才耳足下不我遐棄幸以

敎之此處尚有孝廉宋徵壁字尚木善兵畧諸生宋
徵輿字轅文工詩歌足下可識之歷覽諸咏雄健渾
深復見正始韵語奉懷并舊稿陳政自附陳王好人
譏彈之意足下定我善道也

與吳駿公太史

足下有子房之神幾備巨源之冲素入芝苑踐玉田
輔導　聖儲叅從講幄此八表所拭目豈特故人望
金莖而㒰藻哉有道之長肇於此日足下必有陋桓
蕭之淺學追閎散之良規以報　主上者非草莽所

知也倚伏消長紛然靡定鄉邦烈焰雖已小却而端揆無改絃之心臺諫少埋輪之氣徵兵及於禁旅措餉至於鬻爵使　聖人懐日昃之勞而群情酣湎無異曩時殊可深嘆足下恢博沉潛濟用之功非異人任前於茂苑史席畧涉緒論所以酙酌緩急千里之外鄙見亦有同者未知究作何等也自仲冬附書長樂後體既疲病又經營松櫝無俄頃暇新年稍得嬋媛文史間依蘺植藥之致一往爾深惟思櫃工緗素以附知夜之鵠而擬議無復條貫足下宿探玉笈方

抽金匱其有以教之李句章來　京師足下與一傾倒否宋轅文近造益精麗以詩相投存感遇之旨幸獎成之

與楊機部太史

景陵歸得足下見唁之札方在疑寒增其悽慟先曾遣信附長樂當必得達耶足下操度剛暢資識淹遠以之拂拭瓌條從容　鶴禁其於光潤弘益良多召佚之勲海內瞻　至於推賢舉類輝我鴛鸞豈特吳朝之有顧薛抑亦虞世之見禹臯而銜軸之人翻以

為葦夫世風浸薄廉恥無聞既忘老馬之為駒又持腐鼠而嚇鳳豈介山數畝反旌競爵之田而巨源百函更有黨同之罰居高者若此何以厲末俗挽頹風哉一士之進未必治一人之沮未期亂特 主上側席思賢搜巖奬讓而具瞻之地商販為心良為於悒足下其益展忠愛廣進規猷使天下知廉讓之臣有光 聖世范宣之化風行州偃其功巨矣子龍州土輕微頻寃日久不識宏深猶願與高賢相易也推痛來都不復展卷近成韵語一章無緣相見聊當問訊

耳臨書惟有惆悵

與楊機部太史 戊寅冬

虜馬縱橫普天同憤當事者束手無策而足下激昂論事慷慨請纓未出　國門而已氣馳狼望之北弗謂秦無人也自古多難之時必有忠誠俊偉之臣奮身以當其鋒義動天地勳在日月方今舍足下吾誰歸哉特特之所以相處者有感焉夫趙文肅之于庚戌徐文定之于己未或以本官奉使或兼臺職開閫若奪鳳池而改馬曹恐非所以鼓舞豪傑也在足下

以身許 國東西南北何所不可但當益展忠猷永播丕烈以上慰 明主下濟蒼生弟所引 先朝故事者以勸善求忠當如是耳弟艸土碌碌學業不進未知何時得効執鞭之役分橫草之勛既念 君父又愧友朋可勝悒悒吳人沈孟少遊塞上言兵事娓娓前 都門頗承佳士之目今走干戈中求通幕下弟壯其志而為之先容亦可備諮問之列幸善遇之小詩寄懷聊當鐃吹耳

上元輔周相公書 辛巳夏

伏惟閣下以保衡之才處弼亮之位光輔　上聖調
順三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茲者　主上以海內
多事非非常之人一德之佐不足以賛中興之業虛
已以待閣下之至　詔下之日凡薦紳大夫罔不懽
欣卒舞以爲太平可翹足而望子龍至愚極賤幸辱
爲閣下鄉里之士而閣下方弘姬公吐握之風勤武
鄉衆思之集子龍安敢自棄不獻一言於掌記乎今
天下東北有犄背扼吭之虜中原有跨州連郡之寇
如在漏舟焚屋之中此收攬英雄驅策智勇之時非

僕遊坐鎮之日也格君之功救時之務從容造膝之際閣下必有忠言至計爲 明主盡言之此非草茅下士所知子龍請言天下之大勢以俟採擇當今之最急者首在山東次在荆襄 國家都燕二百餘年只寄命於東南之轉輸齊魯盜起漕運路斷則咽喉絕有坐困之虞此如治病者必先使其能食而後可徐爲之計他疾不然則立斃之道也勝國之末不愛侯王之爵招盜賊以通海道僅得數年之安乃今日之勢則又大異元之轉漕止以濟輸京師供六宮百

官之費尚無邊陲之飛輓也今津門之運一日不繼則關寧枵腹又何暇他論哉故今日之計當竭力以先清山東山東事體與楚豫不同其民饑寒所迫起而爲盜非作惡已盈誓不返顧之賊也及今勦撫並行早爲收拾尚可戡定山東旣平則血脈流通元首有盤石之安人心有所恃矣昔唐都長安仰賴江淮之米運道險遠更甚於今興元中方鎮阻命道路榛梗韓滉在江南運糧餉軍每艘置弩手以爲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比至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米貴賴

以減價令之漕艘亦應彷其遺意約束卒伍使與所經地方協力守護以保無虞此亦當今之要務也自古荊襄爲天下重者地當要害人多雄武西通秦蜀北控中原東南爲江左之上游也今閩賊已破襄其勢必不肯坐守一城將有所出不北渡漢以窺中原則南攻荊以逞東下夫賊之徘徊江漢之間者三四年矣其心未嘗一日忘中原也有廣漢長江以爲防故不得已而爲走蜀之計今取襄之後即據樊城此其意將北聯陝雒之賊東引蘄黃之寇自此以往皆

乎曠之區將縱橫馳突而莫之能禦此　廟堂之所
當留意也又聞獻賊在穀城時即思造船爲東下計
此時雖得襄陽軍資恐數萬之賊食必不贍中原饑
亂之後百里無烟賊若求食勢必窺荆窺荆則武漢
震而東南動搖古者荆襄分裂之時東南嘗守荆以
拒襄彼敵國猶然况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者乎今
當擇智勇重臣坐鎮荆州專責以規復襄陽襄陽一
日不復倘賊據爲巢穴則江漢之險賊得有之彼可
進可退可南可北無不如意矣此皆書生揣度之言

自知其無當而敢陳於閣下之前者知閣下方宏海嶽之收不敢自棄其流壞也抑于龍更有請焉治國之要在於得人心得人心之術在於從天下之望善人者天下之望而國家之元氣也竊見漳浦黃少詹清足範俗學能通微嘗自以爲處盛世事 聖君危言無諱以干 主上赫斯之怒今多受枘捺微聞連引頗衆恐海內清流善士不免重足而立非細故也夫人主之德如天豈宜與匹夫爭是非故漢高晉武尚能救周昌劉毅今少詹之戇直未至至二千而

主上之聖豈止度越兩主况又有閤下臯夔之佐在側乎晏相國邴大夫之舉海内顒顒惟閤下是望側聞閤下上念主德下惜人才咨嗟嘆息以爲聖政之急務此萬世瞻仰之舉子龍雖爲必待門下士道義至篤然不敢以感激之言上凟左右知閤下保全善類之心出於至公無所用其私言也